

龙穴山下的菊事

胡传永

龙穴山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刻骨铭心的童年片场，那里的皂角树下野菊花丛中埋着我的胎衣袍，那里有我父母及父母先人的祖坟……

我在龙穴山下长大，却在城里变老，但我对故乡的挚爱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加深。最忘记不了的是每年秋季，那田头地角、坡坝沟坎里一族族一片片灿烂金黄蓬勃盛开的野菊花，她们在爱着她们的季节里张扬着她们生命的美丽，也表达着她们作为野菊花对于造物主感恩颂赞的生动心语。她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苦难的环境中经历了隆冬、盛夏，在命定的日子里，便从那一汪汪金黄中绽放出她们的品位、她们的气质。野菊花除了柔美生动之外，更多的是她们内里的坚韧、顽强、低调与含蓄。我弃画从文之后，处女作就是《故乡的野菊花》，将自己对于故乡野菊的爱和钦佩全表达在这篇稚嫩却真诚的文字里。

都知道龙穴山不是一座寻常的山，历史上“龙穴夕照”是六安八大景之一，童年里的雨后，总能见到数道彩虹飞凌山顶，横跨峰云，山顶的云如同仙子飘逸的美发，加之祥云托衬虹，那盛装的山俨然活了，傲然在彩虹下、天地间。宋文豪苏东坡曾在他的《昭灵侯碑一首》中叙说了龙穴山的传奇，欧阳修亦在《集古录》中有相应的文字。明人潘子安游历龙穴山后留有这样的诗句：“入寺参孤衲，煮茶试十泉”和“六安初煮春芽胜”，子安诗句中的“十泉”即是指“天下第一泉”的六安龙穴山上的龙池水。更有张岱在他的《夜航船》中竟将龙穴山和太行、天姥、昆仑等名山并列一榜。

在这样的名山之下，野菊花的神奇佳美亮丽璀璨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也就是我离乡求学以至留城工作期间，故乡发生了变化，因龙穴山的石头特别瓷实，遭到了人们的狂轰滥炸，山林也砍伐净光，龙穴山变得千疮百孔，面目皆非。幸好后来受到遏制，总算留下了残体断肢伤痕累累的龙穴山座，那模样变得如坟，如碑，亦如招引她儿女认得回家路的界标。

纵然如此，山下的野菊花仍灿烂如初，高举她的本色，倔强地守候在山体的

周围，在百花萧杀的秋季里，尽她菊的义、花的本分。

正是因了这些野菊花非同寻常的展现，吸引了个非同寻常人的眼目。

此人绰号：石头，家住灵璧奇石之乡，人也敦敦实实的像块石头，人们反将他的大名“李同好”弃之不叫了。

初识石头是在一次文友的聚会里，胖乎乎30郎当岁的小伙子，笑眯眯的，话语极少。当时我还不知石头是个有多么忙的人，更不知道他有多么聪明能干、多么的不同寻常、肩有多么多的大事事事在他身上，只觉得他像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善良、随和，有教养，有内涵的大孩子。

招商引资，有人几次找到石头，希望他能在龙穴山下开发山地种菊，种植著名的具有相当经济效益的金丝皇菊、婺源贡菊。石头因为从事的业务多，而且他最喜欢的还是他家乡的石头开发，最主要的他对龙穴山还比较陌生，一直没敢应允。但石头是个不甘平庸的细心人，他开始注意这片土地，在一次旅途中，他被眼前正盛开的野菊花所吸引，下了车，察看体味，流连忘返，脑细胞超常发达的石头心想，这片土地既然能生长出如此旺盛的野菊花，如果种植经济菊不也是有可能成功的吗？找专家检测土壤土质，检测结果是可行的。于是石头开始行动了。

石头虽然年轻，但他是个从小在苦水中泡过、熬过的人，苦难造就他的沉稳与成熟，苦难也预备了他的勇气与胆量，筹备资金，租赁土地，招兵买马，引进菊苗……大刀阔斧地开始了200多亩的菊花种植。

更令我敬佩的是，石头在用人上敢于打破常规，有人建议他要聘请相关专业技术人才，他没有，一是因他自己就是一个有十多年种植经验的人，二是他认为，他要常用重用的人才，必须是他亲自培养训练出来的才行，任何的技术特长、专业知识，都不如一个忠实、敬业、贴心人能使他的事业按他的规划、心志得以扩展壮大。

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招人帖，有人很快响应了，第一个接招的不是别人，就是老胡我。因为通过一段时间接触，我看到石头这人不仅聪明能干，而

且善良义气，与人相处，他总是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多替别人着想。他手头的业务非常多，但他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大气，也都处理得妥妥当当、有条不紊，给自己留退路，更给别人留空间，各样业务都做得风生水起，前景可瞻。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招人帖没有多余的话，“招聘一位管理人才，和我一道去龙穴山下种菊花。”正是这个惜字如金的招人帖，如中的靶，让老胡感慨不已，想无论是谁，能在石头麾下行走，肯定是会走出人生的充实、事业的成功来。于是，我将我的外甥推荐给了他。推荐之后，我也为自己的举动捏了一把汗，因为外甥是个地道的书生，担心他是否能吃下农村种植和管理的苦，也担心因为外甥的欠缺会给石头带来麻烦。转而一想，假如外甥能被石头选中，跟他后面学创业、学经营、学技术，学为人……没有比石头更好的老师了。感谢上帝，石头接纳包容了我的外甥，我也就对故乡龙穴山和山下的那片菊园格外的牵挂了。

今年夏季本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家庭院落的各种菊花都遭受了重创，有的几乎绝根，可龙穴山下的那片菊花竟然长势喜人，并如期开放了。可想而知，李同好，这个再一次令老胡深感敬佩的胖小伙子，他和他的手下人包括我的外甥，他们所付出的艰辛该有多么的大！

趁天气晴好，邀上亲爱的曹承芳大姐和她的夫君吴立信大哥等三五好友一道驱车去了龙穴山，我又回了故乡！

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当我们的车绕过龙穴山北院经过水库后进入桃园村菊园时，眼前的一片金黄让我咋舌，令我眩目，那一朵朵盛开的金丝皇菊，那一簇簇绽放的婺源贡菊，大片大片的，连成大海，汪成了洋，在暖暖的秋阳下熠熠生辉……深秋了，怎么还有蜂飞蝶舞？这是龙穴山的精灵，还是李石头等种菊人的笑颜？

在基地，我们第一个见到的是石头的妻子陈兰艳，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原来一个丰腴富态的少妇现在出落成为一个苗条干练的女强人，她在库房里紧张地忙碌，我们怕打扰耽搁她的工作，打过招呼便赶紧出来，进入菊园。

曹大姐那天穿得特别漂亮，精神饱满，菊花丛中，她的白发显得那样的优雅与纯净。

都稀罕着要照相合影，我却在一朵朵水灵生动的菊花面前怯步，惭愧我的老态凋零，在一株菊花前蹲下，托起一朵，对她说她能听懂的话，就是向她背诵我的处女作《龙穴山下的野菊花》的句子：“你是大地的精灵，是秋熟的成色，也是万花中的魅星……”

采菊的农民们正在欢天喜地地采摘，拣选，过称，在新搭成的厂房里装箱，晾干，烘烤……龙穴山下的一场丰收盛宴！山下野菊花的一场婚礼庆典！

石头也瘦了，原来的敦敦胖的年轻小伙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黑瘦溜丢、胡子拉碴的大汉子，指挥若定，都在跑步中进行，两个手机左右开弓，那阵势就像是美国大选中竞选总管。我的外甥也由一个白白净净书生变成了一个黑闷闷的稳健能干的孩子，他的进步与成长，与石头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曹大姐听说石头他们整个通宵都不曾上床睡觉，困极了就在车上打个盹，连轴转加班加点，只为了不负菊花季。大姐的母亲泛满了：“那不行，传承你要告诉石头他们，要睡觉，身体搞垮了，怎么往前发展……”

可喜的是，这些盛开的菊花不仅给龙穴山带来了美景，还成为当地群众脱贫增收的产业。今年3月，经驻村扶贫工作队介绍，石头落户桃园村，在200多亩的土地上种植菊花并谋划后期加工。村民通过带地入股，每亩保底分红300元，年底结算按平均亩利润的10%再分红。项目落户还为贫困户及村民提供了菊花种植、采摘、烘焙等就近就业岗位。截至目前，已发放工资174万元，其中，桃园村村民获得工资收入达40万元，多数村民务工收入过万元。

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回来后我给石头打了电话，传达了曹大姐的叮嘱，同时还听到了石头新的想法和盘算，他说明年再开发菊啤业务。他的话让我心头又一亮，龙池水可谓天下第十泉啊，因为龙穴山的土质，山下的菊花又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菊花，如果用龙池水造龙穴山下菊花啤酒，谁家的啤酒能与之媲美与之抗衡呢？

好样的，我的故乡龙穴山下的菊！好样的，让龙穴山下亮出如此风景的李石头们！那座让我梦牵魂绕的被害致残的龙穴山，也一定会被面前这片鲜亮生动的菊海的贴心围绕而倍感欣慰……

丑花

李易农

母亲喜欢做花儿，随随便便的一张彩纸，在母亲的手指间，三下两下地，转眼就能折出一朵花来。

这些花儿是随性的，没有刻意为之。只要看到了彩纸，只要是你准备扔掉，母亲就会连声说：“别扔，别扔！”从纸篓里捡出来，用手扯平，开始折花朵。原本是要抛弃的废纸，经母亲这么一折，嘿，它们又有了新的生命，成了一朵花。

可这花儿太丑了，没有哪样花儿如它，花瓣歪歪扭扭的，整个花朵也是抽象的。母亲呵呵地笑着，把自己手中的花儿看个仔细。尽管她看了那么多次，但仍像第一次看到的那样，眼神里充满了喜悦、爱怜。

母亲将折好的花儿，一朵朵插在盆栽上，红的，黄的，蓝的……盆栽的枝丫上，母亲用绳子将它们扎好，有的赫赫然傲立枝头，有的羞答答藏于叶子间，有的又翘起着身子若隐若现……原本只有绿叶的盆栽这下热闹了，绿的绿，红的红，五彩缤纷，姹紫嫣红。本不会开花的开了花儿，本是开其他颜色花儿的，这下又有了一样的颜色，让我们家的院子里，客厅里，显得富丽堂皇。

这还不算，母亲还会在我的书桌上、枕头边、鞋柜上放上几朵她折的花儿。我看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更换鞋子的时候，这些花儿就静静地呆在一旁，让我眼前一亮、会心一笑。偶尔也会拿起来一朵花儿，放在鼻子前去闻一闻。但它们是普通的纸做的，没有花香。

可有一天，当我再次拿起来这些花儿习惯性地闻花儿气息时，却闻到了一股香味，淡淡的香味，在鼻子间游走，如同真花一样。

“我啊，捡了一瓶香水，每朵上洒那么一两滴，哈哈，还真香呢！”母亲说这话时，颇为得意，拿起花儿又是亲又是闻的。

“妈，你折的花儿叫啥名？”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就问母亲。

“叫，叫丑花吧！”

母亲沉思了一会儿说。

对于丑花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说，同时也是第一次听了母亲给我讲她童年的故事。

母亲说丑花的折法，是外婆所教。那时的外婆忙于做活儿，无法照看母亲，就找来红纸给母亲折一朵花儿让母亲玩。外婆随手这么一折，一朵红花就成了母亲手中的宝贝，举着花儿四处跑着炫耀，让其他小伙伴眼馋得不行。这朵玩坏了，外婆就会又折另一朵，今天折红的，明天折黄的……折得多了，母亲看得多了，所以就会折了。

“那时我会折花儿，获得不少好处，这个小伙伴给我一嘴饅，那个给我一块苹果……虽然它们被我折得并不好看，可那时候没有什么稀奇好玩的，有过花儿陪伴着，就幸福了……”

时光荏苒，转眼七十多年过去，当初折花儿的小姑娘，现在成了白发老婆婆。时间变了，折花儿人的容貌变了，但折花儿人爱花的心不变，所折花儿的方法也不曾删减增加，所以这花儿还是当初的花儿般，让母亲喜欢着。

纸做的花儿同样经不起风吹雨打，院子里的盆栽上，那些丑花因为被雨打湿、太阳暴晒，没有了原来的光彩，母亲就会折了重新插上去。新折的花儿因为有香水所诱惑，竟有蜜蜂或者蝴蝶围着它们忙碌！

是的，这是丑花，丑得不如真花儿灵动形象逼真，没有真花儿娇嫩，可它们同样是花，是盛开在母亲心上的花儿。它们又因为被爱的情感浇灌滋润，在岁月的亘古里显出无限的生机。

这样说来，丑花何丑之有呢？

四季再无夏秋冬

霍道兴

记忆中农村的那些夏天，总是热不可耐，热得恨不能一丝不挂，热得找不到地缝可钻。

小时候暑假里最深的印象应该是忙得脚不沾地的母亲。赶在日头露脸之前，赶着我们还梦中流着哈拉子，她已经不见了踪影。然而，因为家里孩子多，奔波不息的大人们麻木的脸上依然愁苦着，这样的拼命却换不来梦想中的丰衣足食，孩子们的日常需求很难得到妥善解决，一家人的生计依然是他们心头的一团乱麻。

我们这些没心没肺的小屁孩，除了完成任务似的学业之外，更多的心思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玩耍。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有趣的游玩项目，除了上山摘桃采杏，就是下河摸鱼捉虾，顺便在河滩里游游泳、打打水仗，便是夏日里最开心的事情了。只是夜色开始覆盖，最难熬的时刻便到了。

那时家里闷得像蒸饭的大木桶。时不时地，还有蚊子、苍蝇的侵扰骚扰，赶不尽杀不绝，弄得人牙根痒痒，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家家户户便都抬出了那种竹制的凉床，在院落里，在星空下，孩子们挤在一起享受夜风的吹拂。而大人们则坐在竹椅竹凳上，摇着芭蕉扇，不时驱赶着在孩子们身边嗡嗡乱叫的蚊虫，一口接一口地喝着粗茶，聊着张家山前李家山后，或不时地呵斥着调皮捣蛋的孩子。这些孩子，没有什么可以消遣，或追赶着萤火虫，或仍然继续着白日里与小伙伴们未停熄的战火，跑出了一身汗之后，舀一瓢井水咕咚咕咚灌下去。

这样的时光，似乎要很久很久才能消除白日里囤积下来的暑热。有时接近凌晨，才在朦朦胧胧中被大人抱回屋内，而有些怕热的大人则直接在场院里躺到天亮。

每天这样的轮回着，重复着，终于有一天，有了改变。这种改变，首先是从电风扇开始的。晚霞满天的傍晚，当大队队长从乡里搬回了当时队里第一台电风扇时，大人们像看戏一样，涌到了队长家。一张八仙桌全部让位于这位“贵客”，白头发的，黑头发的，交头接耳，叽叽哇哇着，评头论足。当那缕强劲的风吹到了周围每一个人的脸庞，紧接着，又吹进了乡村的每一家每一户，夏天开始变得凉爽起来，温凉起来。

当初前村后秀气漂亮的楼房取而代之了泥土砌就的老屋和石头砌成的瓦房，当乡间的道路由泥泞变得宽阔平坦，当人们的衣着开始鲜艳亮丽，当餐桌上渐渐丰盛而充足，当人们奔忙的环境也越来越好，没有了外界的干扰和分心，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和生活中，脚步更加轻盈，眼神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昂扬，生活也因此更加幸福。



配诗/王光中 摄影/ 许双福

恋

岁月流金
脱壳的魂灵如蝶般轻盈
在舞蹈 在行吟
定格在一双澄澈的眸子里

秋叶之恋
慢生活扉页上的
唯美写真

云中谁寄锦书来

胡 军

打开一个久未登录的网易邮箱，竟然有一百多封未读邮件。翻拣之，无一封可看。讯息便捷的时代，已然没了“云中谁寄锦书来”的希冀，缺了“行人临发又开封”的眷挂，少了“山长水阔知何处”的怅惘。

记得刚毕业的时候，我常给故友写信：分享初为人师的欣喜，倾诉轻狂年少的苦楚——有时，一封信只一句简单的问候。那时最期待邮递员。“胡老师，你的信！”只消这一句，便乍现灵光。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墨香轻拂，甚是醉人。

拆信也有很多讲究，我硬是练了好多遍才有点模样。青春芳华，万物静好，什么都想寄给友人。银杏叶子上写着“龙舒秋韵”、“游于艺”、“剑胆琴心”、“凌云之志”，分在一个信封里。八毛钱的邮票一贴，它们也便各自天涯。有时还想寄一晚明月，半剪寒窗。于是便有了“今晚的月色真美，好像看得见吴刚在伐桂。不知嫦娥是否带着玉兔闲逛”；便有了“今天颇为伤感，做好一件事儿挺难……”那时，我们还爱集邮，我的邮册里至今还存着百十张邮票呢。

书牋是有魂灵的，愈是年长的人愈是珍爱。2013年去上海，幸睹李玲路老先生风采。老人家的客厅有一中堂，画作出自其妻陈羽先生之手，两侧是李老自撰的对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现今尘世喧嚣，若多谈此联定能静下心来。老先生赠的有一牌匾，是冯骥才所书的“晚宁楼”毛笔书法。老先生有书牋数册，爱不释手。“小胡，这是陈丹青给我儿云晖的信。这是冯骥才和我的往来书信。这是顾延龙的信……”原来每一封信都有一个故事，听着听着不觉神往于清风明月，竹林清泉。他最得意的是那张“订婚证书”，证婚人皆为当时上海滩名流，那上面的小楷也出自大方之家，敦雅有神。老人家时年九十有三，然笔耕不辍，常接受《新民晚报》“夜光杯”约稿。稿件完成，必用信封装好，上书编辑大名，编辑登门来取时，先生必道几声“辛苦。”

而年轻人投稿，已鲜有寄纸质稿件的了。2011年我第一次投稿用的就是电子邮箱，将六千多字的稿件发送给《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后，那边自动回复了一句“您的稿件编辑部已收到。如

果三个月没有回复，您可投他。”我静静地等待。一日，我正上课，收发员潘老师兴冲冲地朝我摇着一张淡绿色的纸条——“胡老师，你的汇款单！”我的心砰砰直跳。样刊迟了三四天才到，我找目录，没看到。一翻，原来只有一个片段被录用。但那时却颇为欢欣。后来，零零碎碎地发表了一些东西，但欣喜都不及第一次。

这些年，写作的小园已日渐荒芜，但每届学生毕业，我必写一信。《别离，是为了更圆满的相聚》、《人生静默、温而暖之》，虽显拙劣，却别有深情。孩子们或许受了感染，也有给我写信的，他们的信我都一一保管起来了。

我也要备几个册子，册子里有缤纷落英，有静好岁月，有梦里锦书……

好花偏占一秋香

徐 敏

“夜气清时初倚枕，曙光分处未开窗。”吴文英的这句词把桂花香来萦绕满怀、芬芳无处不在的美妙说得恰切极了。桂花开无声，蕊朵低调藏于枝繁叶茂间，很容易让人忽略它的存在，唯有香气猝然流进鼻间，沁入心底，才恍然轻呼：哦，桂花开了，真香啊！

依稀记得六安二十多年前的梅山路，两边的隔离带曾遍种桂树。春来，它默默地站在两边，无声地衬托着周围的万紫千红；夏热时，它舒展并不强壮的枝桠挡住烈日，为行人送上一丝清凉；秋风起时，它用热烈的香气，绽放着生命的高光时刻；冬临后，它又执着地用不起眼的椭圆叶片在一片萧索中传递着绿的喜悦。梅山路是我高中的必经之路，也是我的解压路，一走到这儿，什么烦恼都能随风消散。我在桂树的一路陪伴中上学，又在桂树的一路护送下回家。两边的桂树如果还在，当能记得我骑车飞奔的身影，肯定也能看到我与同学结伴回家的欢乐。

今年秋天桂香正浓的时候，我独自在滨河公园散步。夜色中的树木并不分明，但在模糊的树影里熟悉的桂花幽香令人心醉神怡，不禁想起在安庆上大学的时光。师院附近的公园有湖有山，我和室友们常结伴游玩。那时候没有手机网络，生活简单到除了读书学习就是在山水市井间打发时光。安庆临江，学校又临湖，附近颇有几处景点可以赏玩。春看草黄柳绿，夏赏娇荷映湖，秋闻桂子飘香，冬拥暖阳满怀。一年中最美的中秋怎能离得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莲湖岸边的小山就是对月吃饼的好地方。中文系女生的那点小情怀配上江南好风景也是无意中撞出了许多的难忘。没有觥筹交错，唯有挚友相陪。没有笛声悠扬，但有山上一轮皎月，周边一缕桂香，萦绕在记忆里经久不淡……

如今所居的小区虽然不大，但是绿植很多，花树、果树、大树、小树、高树、矮树。其中以桂花树最多，且树冠阔大，很有规模。春天桂树并不显眼，因为在小区的主道上还有两株硕大的紫色玉兰树，储蓄了一冬的能量在东风来时极其热烈地绽放着它们美丽鲜艳的花朵，无与伦比地耀眼。小区的春天是属于它们的。一入九月，那便是桂树的主场了。细小的金黄、淡黄、丹红的花朵密集成一簇簇的花枝，隐约在绿叶之中，仿若满天璀璨的星子，桂香随风，有时馥郁，有时清淡，有时若隐若现，有时如影随形。不必刻意去追逐，自然在清晨，在午后，在傍晚，在深夜，在每一个你经意或不经意的时刻馈赠它的馨香。花开时不张扬，花落时也不彷徨，那细小的朵儿洒落在泥土上，在石子或水泥的路上，在池塘的一汪静水上，也偶尔落在树下停泊的白色汽车上，或者正好走过的行人的衣衫上，留下一处柔軟的诗意，告诉你：花落时不必也无需悲伤。桂树与住宅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古代旧式庭院常对植桂树，美其名曰“双桂留芳”。在皖南旅行的时候，看到很多旧时的名居在不大的庭院里种植着桂树，据说当地的风俗，家里男孩出生时便种上桂树，以期将来能够翰官折桂，有所作为。这正如浙江绍兴的人家在女儿出生时埋下一坛女儿红，是普通百姓的一份美好的祈愿。我家楼道口正对着一棵桂花树，与我们朝夕相处也已十多年了。它看着楼道里的男孩女孩进进出出，成长、读书、求学、结婚、生子；也看着我的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高中，从一个脱胎的小男孩成长为一个大小伙；看着生活在它每季秋天准时送出的香气中一天天走向美好！

虽然李清照曾赞美桂花“画阑开处冠中秋”“自是花中第一流”，白居易在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亭轩枕上看潮头”的惬意生活令人向往，但桂花在中国传统花草树木中的地位明显还是不高，四君子自然是它的位置，贬其俗的却大有人在。《红楼梦》中薛姨妈之妻夏金桂，虽也谈过一些书，却被塑造成了一个俗妇、妒妇、毒妇，生活里没有闺阁女儿的诗词雅趣，最后还死在自己的毒药上，连一向对女子宽容的宝玉都要去找道士寻药方了，可见曹雪芹对桂花的喜了。虽然古老的传说中，月宫有桂，却又安排了一个倒霉的吴刚日复一日、锲而不舍地去砍断它，任桂子抖落人间花香一片。

我想，桂花或许本来就带着浓浓的烟火气，一定要在生活的日常中才能显现出它的可爱来。这未必不是造化对它的厚爱。人们酿桂花酒，吃桂花糕，喝桂花茶，酿桂花香，让桂花深深融入烟火生活；人们种桂花树，折桂花枝，在人生最美好的青年时光里让桂树桂花化身为心底最真诚的祝福。

今秋，桂香如约而至，不能学赵长卿“我为桂花拚醉，明日扶头不起”，却忽然想念明都酒店那道桂花山药，素白的薄片上，洒着点点的金黄，温润中散发着诱人的香。